

朱 岩 著译

中外纪实文选

中国华侨出版社



全部著作反映半世社会生活
所有译作源自四门外语资料

世纪剪影、人物风云、异国亲历、奇特景观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中国文丛/耿来 海洪 主编/中外纪实文选/朱 岩 著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10

ISBN7-80120-069-1

I. ①南…②耿…③海…Ⅱ. ①中…②朱…Ⅲ. 地方作品综合集

—中国—现代Ⅳ.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12783 号

书 名/中外纪实文选

著 译/朱 岩

责任编辑/郑竹青

责任编辑/田 勇

封面设计/阿 岩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4 字数/267 千字

版 次/199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次/1996 年 10 月第一次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29

ISBN7-80120-069-1/I218.18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定价:20.00 元

前 言

整个 20 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把这部著作、译作兼收并蓄的集子展示世人,其中既有天下百年世象,也有今人半百遭际,相信读者会各取所需,有待认同。

这些译、著的篇目大多已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过,有的曾被转载达七次之多。名曰“纪实”,就是记述过去的事实,然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行动,也会留给后人怎样的“纪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趁着人们对这些事实还未产生“隔世之感”时,将它们辑集出版,对今人后人都将有益。

著者兼译者

1996 年 8 月

目 录

●前 言

著作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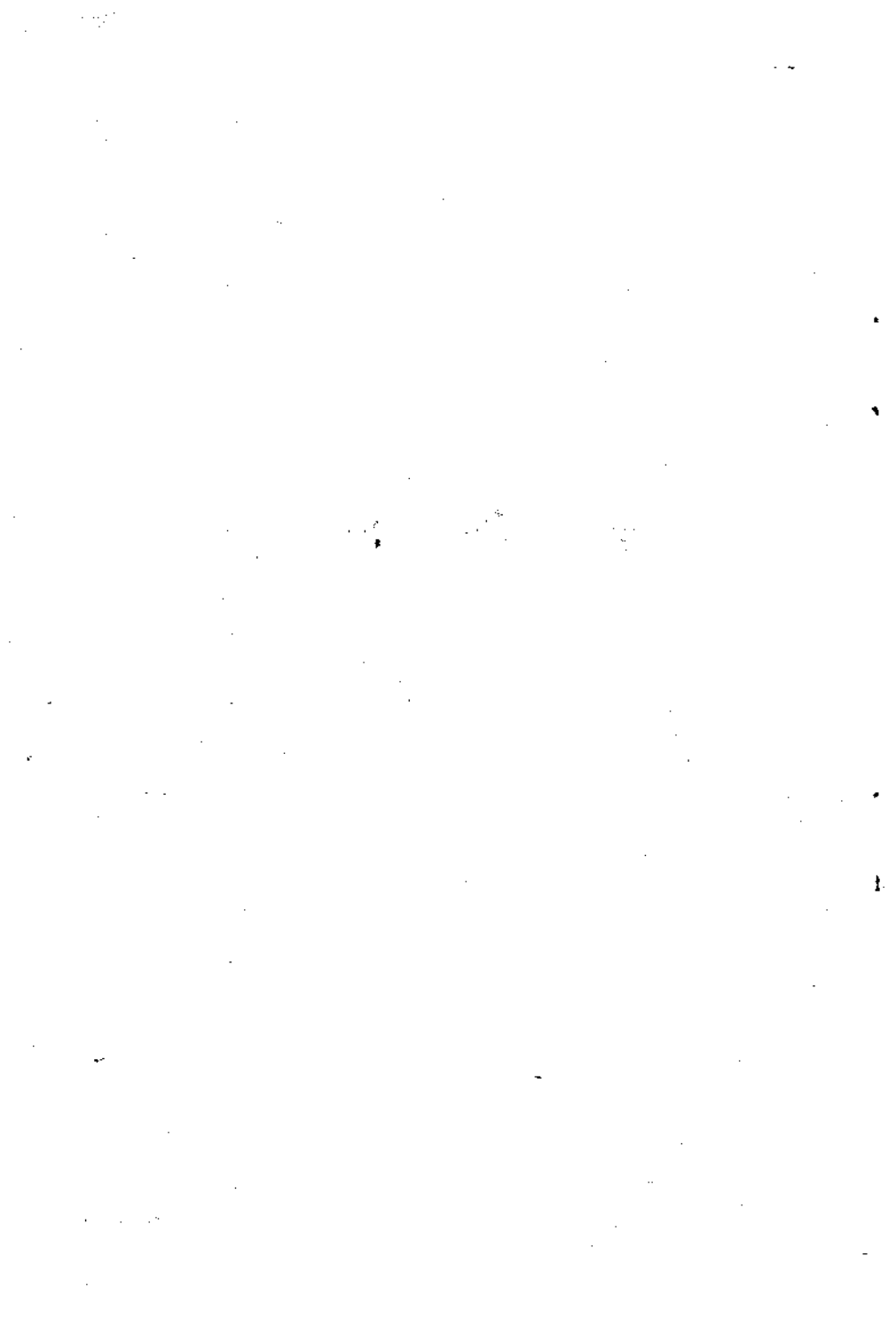
- 昔日“贵族学校”/(3)
- 钟期光上将在南京军事学院/(23)
- 山乡漂泊一年间/(32)
- 梦土诗乡往昔情/(44)
- 一出两代人的悲剧/(49)
- 旅苏杂忆/(61)
- “不可思议的中国人！——中国劳工在S国/(73)
- 俄罗斯妇女印象记/(97)
- 沈阳——伊尔库茨克两市纽带永系/(102)
- 与英国广播公司(BBC)交往实录/(107)
- 能共苦不能同甘？——A君自述婚史/(111)
- 浩劫后的自白/(119)

译作部分

- 哲学家尼采：天才还是狂人？/(125)
- 风流女谍玛塔·哈丽/(128)
- 马克斯·伊斯特曼事件/(137)
- 谁向列宁开的枪？/(148)

- 罗马尼亚原黄金库藏现在何处？/(165)
- 高尔基情场轶闻/(170)
- “李香兰”的两次婚姻/(174)
- 希特勒的尸体是我烧的/(178)
- 戈林自杀之谜/(191)
- 斯大林逝世前后的莫斯科/(201)
- “克格勃”间谍夫妇/(210)
- “第六角”——怪病与“克格勃”/(220)
- 那架飞机是凶手
——原苏联有关加加林死因的调查报告纯属捏造/(225)
- “魔鬼的盾与剑”
——前苏联战略导弹总设计师扬格利/(230)
- 肯尼迪家族的丑闻/(247)
- 漫长的一例“精神病史”/(261)
- 前苏联海军的“萨布林案件”/(269)
- 前苏联军队的空中事故/(274)
- 五角大楼的废纸篓/(279)
- “发掘热”在俄罗斯愈演愈烈/(292)
- 五环贵族/(302)
- 迪安·米切尔/(312)
- “道野”式摔跤成气候/(317)
- 法国外籍军团中的日本军曹/(322)
- 后 记/(325)

著 作 部 分



昔日“贵族学校”

现今，私立学校这一新事物可真是尽人皆知，“高价、封闭、为少数人、条件优越，”是其最明显的几个特点，因而它被称作是“贵族学校”，这称呼究竟是褒抑或是贬很难说。然而这称呼不是仅自今日始，“文革”中它作为一种挞伐对象引人注目，在那个年代，它指的是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当年笔者也曾是其中一名学生，对其了如指掌。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这两个时代的“贵族学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以上四个特点也较相近，然而昔日的“贵族学校”其子弟并不自命为“贵族子弟”，相反倒很鄙视这“贵族”二字。因为那时我们这些同学无一不是光荣的革命军人家庭出身，岂能冠以“贵族”二字！不过当时我们可说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自己正享受着空前绝后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而社会上一般群众那时正日渐把我们看作是一个特权阶层，不满情绪正在悄悄滋长，直到“文革”中怒火突然爆发，才使我们恍然大悟。

在建国后不久，中央军委办了有数的几所小学供军内高级干部子女就读，这就是北京的十一小学，南京的解放路小学和卫岗小学，以及杭州的西湖小学。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只收校级以上军官的子女（要明白，那时的校级军官大多是有着抗日战争经历的团级以上干部），学生食宿全由学校统一管理，一般每周才能回家一次。此外在教学安排上也有独特的大纲，与社会上的学校截然不同。应该承认，建立这种学校的最初动机主要是考虑到适应建国初

期的国内外环境,即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特别是在当时各种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对部队高级军官的家属子女统一管理,有助于使军队各级领导不因家庭问题而分心。另外,对他们子女进行类似军事化的教育也会使军队的建设、发展后继有人,更何况多年战争中牺牲和病故的老同志还留下了一大批遗孤,他们正需要军队来抚养。这样看来,建立这类学校在当时可以说是必须,它体现了党对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弟的关怀,也是我党我军战争年代传统的延续。

至于学校的物质条件及师资水平,那就更不消说,只是在踏上社会之后,我们才知道它比起社会上的学校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关键是这几所学校的上级领导不是各地教育部门,而是中央军委或军直单位,而我所在的解放路小学,则是直属刘伯承挂帅的南京军事学院,他的学生自然是军院各级领导的子女。南京军事学院,1951年1月正式建立,是我军的第一个现代化的高等军事学院。当年军院真是“人杰地灵”,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其麾下将星闪耀:仅中将以上就有、钟期光、陈伯钧、陈士榘、郭天民、唐延杰、徐斌州、杨秀山、张藩、陈庆先、韦杰、刘忠、孙继先……,还有五十多位少将,他们的子女多数在解放路小学,这样他们本人也和学校联系密切,可说是朝夕相处,是同学们心目中的师长、楷模。

学校在讲课时,可以随时找到与课文内容有关的、当时在军院任职的将领来讲课,比如四年级讲《我跟父亲当红军》时,就请来了此文作者、当时任军院高级系主任的吴华夺将军来做报告。而在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课时,请的就是军院政治系主任仲曦东将军(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抗战胜利不久,美国军舰强行进驻烟台,他当时是我军烟台警备旅政委,曾作为我军谈判代表与美军交涉。他们讲课真是现身说法,生动无比。

军事学院的中心院址离玄武湖不远,是当年国民党国防部所在地,还有一处是当年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大学。就拿院部所在地来

说,它的建筑及环境在当时的中国真是独一无二;东、西、南、北四条长方形二层楼厦连成一个封闭状的大正方形,中心是一个大广场。楼全是红色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古典高雅。广场上三条宽阔的石板大道一字排开,之间隔有草坪绿地。站在这个广场上,真有置身彼得堡冬宫广场的感觉,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当年的“首都”理应如此气派。顺着中间这条大道走到尽头就是一座雄伟高峻的大礼堂,要登上高高的台阶才能进去。内部不仅冬有暖气,而且夏有冷气(不同于现在的空调,是昂贵的奢侈品),这条件当时在国内极少有。然而这片警卫森严的地方我们这些儿童却可以随意出入,卫兵从不阻拦。只要是在假日中,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直奔这院里,在草坪上和各俱乐部里玩到天黑。院内每座西洋式小楼不是钢琴房、弹子室就是各类活动室,游泳馆、体育馆里也可以随意尽兴,到了晚上还可以去看电影。那时军院的一切都模仿苏联,强调正规化,各种制度、风气使我们耳濡目染,解放路小学俨然成了军院的缩影。在我们学校中,有着宏伟的建筑楼群、雅致的馆舍场地、幽静的灌木丛、浓荫匝地的梧桐树行、别致的假山花园和喷水池……而与庞大的、二百人左右的教职员工队伍不相称的是:学生在最多时还不到五百人。当时我读过张天翼一部童话故事《大林和小林》,其中以戏谑的口吻杜撰了一个贵族学校,正是这种比例,而当时我对这一点不觉得可笑。还有些明显的特点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从谈吐、服饰到作派都有别于社会上的小学生,就拿口音来说全是标准的普通话,在南京城里是罕见的一族。我虽然在南京住过将近十年,但我不会说也听不懂一句当地方言,就是明证。

一年级入学时的情景还深深刻在我心里,入小学竟然还要先考试。后来才知道这是要根据生员的性格、特长来分班,既让学生全面发展又照顾其特长,真是苏联马卡连柯、凯洛夫的教育理论与孔子的“因材施教”论的结合。我当时因做阑尾炎手术住院,还没等到拆线就从医院接出到学校去“应考”。头一关老师是拿生字卡片

考，我一一认过了，接着又拿出一摞连环画，程度从浅到深的都有，挑着让我读，我全都一字不差念了下来，老师很满意。接着出算术题，我也顺利地过了关。其次是俄语、音乐，对我也不难。可是一到美术我就尴尬了，几乎是零分，其中有一项考“审美”能力，老师拿出两个侧面人象，让我辨别哪个更好看些，我摸不着头脑乱说了一个。最后是综合测试，考理解、思维能力，提出各种引起联想的问题让回答。我记得老师当时曾给我一幅剧照看，让我凭着这上面两个人的表情、动作判断他们在说什么，单纯、幼稚的我，支吾了半天也说不出。这时后面一个“考生”抢先说：“这还不明白，他在告诉那个人不要做什么。”通过对每个人的强弱项打分，就找到了分班的根据。根据我的特点，把我分到一年三班，这个班除了我还有六个男生，九个女生。我一到班里就发现他们的俄语都还说得可以，可能我们的父辈都有和苏联顾问、教官打交道的机会吧！

办我们这样的学校，师资当然要严格挑选，在办军院时，刘帅考虑到我军军事理论人材缺乏，特意聘用了一批国民党的旧军官。对我们这所子弟学校可能也是这种指导思想吧，请来了不少地方上的三教九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一位常老师，真象林黛玉的那种文弱气质，说话从来轻声轻气，满口文雅、亲切，讲起古诗来总拿画作说明。我们的教学有个特点，就是相对而言教学课较少，而阅读、欣赏、思考、练习课较多，着重培养情操、爱好，启发学生自学，学习涉猎范围大大超出课本的内容，用以开阔学生的眼界。这位常老师有时为了讲清一个诗情画意，要专门带我们到外面环境中去体会，使我们学到就永志不忘，逐渐形成学习的“癖好”。这位常老师不仅课讲得活，而且话语也打动人心。一次在课堂上有人淘气不听讲，她难过得哭了，向我们声泪俱下地做劝导，最后我们也哭成了一片，当场一致保证要好好学习。记得寒假里的一天，我们去她家作客，她的家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小院，和她的身份、性格十分相配。她父亲是位花白胡子的老教授，张口也是古文、古诗。

临走时她给我们每人折下一枝清香的腊梅，还念了“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诗句。

学校在教学上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政治、时事，这不用说也是和学校的性质有关。专职的政治老师是从三年级开始设的，课上课下不时用一些时事考题向同学们发问，如“苏联的现任领导人都有谁？”“炮击金门的意义是什么？”“两个中国是怎么回事？”“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为什么不参加了？”“西藏叛乱是怎么发生的？”记得那时有个同学回答“两个中国”是“一个台湾，一个西藏”，引起哄堂大笑。

学校还有一门特殊的课程是军事常识学习，经常结合少先队活动进行，有的是军事野营，露宿在外；有的是到坦克、飞机上去学习构造原理，或是练射击打靶。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能只是课本学得好，还必须培养军人气质。

由于崇尚政治在校园内形成风气，大家迫切地要多了解国内外大事，竞相偷看家里的《参考消息》（当时是保密的）回来一齐讨论。我们讨论的政治不是报纸上的现成话，而是设想面临一种现实局势时自己作为一个当局者会如何做出抉择。这样看来，我们又成了故作深沉的“小大人”，净说些与年龄不相称的话。在图书馆里常见有高年级的同学一进来就要一本《列宁全集》，一坐下来就读半天，不知是真看还是假看。

在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解放路小学也具备极优越的条件，我们这所小学的实验室，竟然占了整整一座楼，可以进行声学、光学、力学、化学、生物学等多种科学实验。尽管这些有关课程很大程度上与小学生无缘，但也要用这些方法向我们灌输常识，为今后做准备。还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不久，苏联的宇宙飞行科幻片就在校园电教馆里经常播放了。校领导常引用列宁的这句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头脑的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在学校教学中是彻底实行了，而且很多是以“寓教

于乐”的形式进行的。当时虽然没有听到过“早期教育”、“精英教育”的说法，但今天看来实际上那就是这么回事。

数学的教学方法更独特：一个老师轮流训练每个学生，把各种类型的题目归纳起来，有时甚至先用较难的一组来训练，今天看来好象就是“逆向法”。除了解应用题之外，尤其着重训练学生的“心算”能力，从二位数到三位数都有，当某个人落后于别人时马上就激励：可要迎头赶上啊！老师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练好心算，将来学什么都轻松自如！

学校的日常生活也是“军事化”的，平时每两人或三个住在一个套间里，每人有自己的房间，还有公共的卫生间。被褥洗换、打扫卫生都有工人负责。起床、学习、用餐、娱乐、熄灯都有固定的作息時間，如果有人违犯，立刻广播中点名，黑板上公布，给予严厉批评。然而小孩的心是难以被校园拴住的，晚上经常有独自或几个人跑出去玩，或是偷着上军院去看电影。学校拿一本书教育我们遵守纪律，是描写苏联少年军校的《诚实的小海军》。

解放路小学有一种自己的学生手册，牛皮纸封面的大厚本，每周班主任老师给每人填写各科学习成绩、操行评定（分甲、乙、丙、丁四级）、课余活动、体育锻炼等方面情况，学期中和学期末还要总结，拿回家去给家长签字带回，内容之详细无以复加。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给我是这样写的评语：“本周他的成绩明显下降，上课精力不集中，这和他最近经常私自外出看电影（特别是外国电影）过多，造成睡眠不充足有关，希望家长配合学校对他加紧管束。”这倒好，我以后看电影的机会就屈指可数了。

与军校同步的是，学校也实行“养成教育”，就是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小节，包括说话不要大声，见到师长要鞠躬并退后站到侧面，吐痰、乱扔东西当然也在禁止之列，甚至连走路也不许东摇西摆，手不能插在口袋里。我特别记得这么一点就是，开门不许用脏手拉门把，或是用脚踹门下边，据说这是刘帅在军院亲自做过示范

的，直到今天我看到每个办公室门把周围及门下边的污痕还感到很难受。据说英国伊顿公学在学生行为举止方面也有很多细微规定，就连过马路时左边看一眼然后右边看一眼的这种习惯也是该校特有的，而中国当时多数学校还未实行过这种教育吧！

还有一脉相承的是，军院在讲课时，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史，而被解放路学校奉为办学经典的则是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那么办学楷模呢，自然就是《塔上旗》和《教育诗》二书中的描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高年级学生帮助教师管理低年级学生，这一经验除了从马氏本人的著作中得知外，更主要的是我们有直接的样板：莫斯科第201学校（卓娅学校）与我们有着校际关系，两校的不少师生之间还存在着通信联系。据他们来人介绍，在他们的学校里高年级共青团员领导着低年级的学生，这种领导不是补习功课，也不是“学术上”的领导，而是同学间的帮助，年长学生要对年幼学生负责。完善的兄弟姊妹般的友爱，团结了年长和年幼的学生们，因而更加巩固了整个学校集体。

与我们挂钩的高年级学生中有位叫卢新民的，他的父亲是位很知名的解放前夕牺牲的地下工作者卢志英，他的哥哥曾写了一部小说《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为我们所熟悉。当时十五岁的他胸前戴着红领巾，还别着团徽，令人深为敬佩的是他在学校中的号召力和影响，远远超出一般老师甚至少先队辅导员。而学校里像他这种学生还不止一个。想想看，那么多高年级同学，每人带上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在学校这个大家庭中，你即使没有父母在身边，也是处在温暖如家一般的气氛中。马氏的理论还认为对学生实行压制性的管理，并且仅靠老师去监督，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教育学生服从，守秩序，约束自己，确实很有必要，但是，仅仅培养这些品质，还是不够的。而学生之间平等的、经常性的督促却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学校对马氏理论还有个发展，同年级的学生也互相监督。说起这事我就想到同年级的那个孙惠东，他爱摆出一

副教训人的姿态去纠正别人，我有次气不过和他打了起来，他去报告老师，我以为老师会向着他，但没想到老师却说：“同学们之间应该以理服人，抱着压服人的态度去管人不对，以后要注意。”这句话把我们两个都说服了。

这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风气之一斑，人与人之间胸无芥蒂，平等相处，生活中充满上进心和安全感，因为每人都知道有他人在为自己尽职尽责，因而自己也要对他人负责。回想起这一点，我就对后来社会中人际关系上的种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

说起与卓娅学校学生的联系，倒有一些趣事，建立这些联系有的是通过父辈之间的关系，也有的就是以班级名义建立起来的（有的班级甚至号召每个同学交上一个苏联朋友）。

我们班李××（少将）的儿子李维佳和卓娅学校的一个女生叫叶尼亚的通信很频繁，女方常寄来一些明信片、画册之类的东西，这也成了他炫耀的资本，还瞎吹说他爸爸在苏联都有名。可后来那个叶尼亚一来信就索要项链、戒指等东西，这些东西当年在中国的难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平时好“显”的李维佳被弄得一筹莫展，成了同学们整天嘲弄的对象。一次他在吹牛时就让我给抢白了一顿，他说苏联的力量强大无比，我反驳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那个电影你看过没有？他们在美国佬面前低三下四，一点都不硬气。把他弄得哑口无言。

学校有严格的一面，也有诗意浪漫的一面。学校的同学们志趣高尚，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自我清高，自命不凡。大家不谈低级趣味的事，不谈生活琐事。偶而有人谈这些，都要受到大家鄙视，那时我们爱谈的除了功课之外只有这样一些话题：政治、军事、历史、国际时事、科学、艺术、山川风物、体育。如果有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擅长或是了如指掌，他就是大家尊重的对象。在那个年代，苏联的一切具有至高无上的吸引力，俄语在学校中成为必修课，苏联歌曲及其唱片声每晚回荡在校园上下，苏联影片也经常在学校放映，苏联

专家和我们每日比肩而过，是我们的亲密朋友。

高雅气质的追求，特殊性格的磨练，在校园内蔚然成风，究其原因只不过是同学们不象社会子弟身居闹市有凡心，而且家庭衣食无虞，生活安逸无忧，再加上家庭内父母催上进，校园内良好教育环境熏陶，自然走上这条路。这方面同学们古人学飘逸的李太白、苏东坡，啸吟清淡；今人学大领导、大首长风度，连举手投足都加以仿效；洋人学阿廖沙、古丽雅，这二位均是苏联人物，前者是某小说中一个在被窝里垫石头睡觉以磨练性格的形象，后者是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一生中通过了“四个高度，”即生命中的四大难关。

直到今日，我仍在心底感激这所学校，它培养我建立高尚情操和对知识的爱好，使我在无论何等困难、委顿的境遇中都无休止地追求它们，绝不随波逐流。使我把一本字典中的八千生字记熟，使我的外语能力、心算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坚持多年体育锻炼至今不辍，总之这些使我在以后的工作、自学中大得裨益。当时有人说，我们学校实行的是古代斯巴达人的教育方法，即使学生在身心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健全，真是言之有理，一所好的启蒙学校真是可以使人受益终生啊！

然而“文革”中有人给我们学校定个性质：类似英国那个专为牛津、剑桥等高级学府提供生员的伊顿公学，那是个典型的贵族学校——这名称就由此而来，使我们感到蒙受奇耻大辱。当时一位校长受到猛烈批判，主要因为他的这句话：“我们学校要培养出未来的将军、部长以至于总理。”在那个年代看来，这简直是要把学校建造成造就野心家的摇篮了。于是学校被加给两条大罪状：鼓吹读书做官，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加上同学们的父辈们恰好也在受到程度不等的冲击，于是学校中子弟们的各种“罪状”也被揭露出来，并大肆加以渲染，现在记得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条：

——一位将军之子在学校的厕所不能大便，每次大便都要家

里派车来接；

——学校中的贵族子弟对校工横加欺压，经常打骂虐待，使他们敢怒不敢言；

——学生间等级森严，按家长军衔划分，当大队、中队干部的都是将官子女；

——学校纪律涣散，原因是老师怕学生，不敢管，歪风邪气盛行；

——学生骄、娇二气严重，作风奢侈，在社会上影响极坏；

还有许多条，因为和地方上学校中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问题大同小异就不列举了，但以上这几条是否就是这类学校的“特产”？是否就反映了学校的主流和本质？

头一条是个别学生的不良习惯，因家远偶而来车接的事也有过，但这类笑话一涉及到将军之子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是有损党和军队威望的大问题。但由此也可引出一条大教训：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一言一行都须谨慎，因为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本来无足轻重的事也会引起轩然大波。与校工发生口角的事确实有过，但并没有多严重，更没有谁依仗家里势力去打架，也是和前面说的一样，只因为学生是干部子弟，所以这就成了“欺压百姓”，运动一来肯定要提起。后几条不属于鸡毛蒜皮小事，可谓是“原则大事”，但并不符实，知情者一听便是凭空想象。要知道当时在我们学校曾规定过学生不许暴露家长的身份，避免带来一些麻烦，这点是从家长们到校方都事先考虑好的。另外即使学生从个人角度考虑也不会那样做，因为在我们学校这个崇尚知识、才能的环境中炫耀门第并不受人尊重。另外军院的特点是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和野战部队，将军是学员、校官是教员反而管着将军的事屡见不鲜，父辈之间等级状况就不很明显，其子女又缘何要攀比？话说回来，如果某人父辈军衔高而自己各方面特别差，那倒反让人戳脊梁骨，因而在当时倒是隐瞒家庭背景的多，当然总归还要为人所知，但首先军院领导的子女就